

# 佛境文心

## ——试论佛学对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影响

师雅惠

**【提要】**作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学者、居士，钱谦益的文学思想与其佛学修为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楞严经》中“六根互用”理论，为钱谦益诗歌鉴赏之“鼻观”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以自由、广大、圆满为特色的华严法界观，影响到了钱谦益对“平”、“淡”、“质”、“简”、“变”的宏畅博大文风的追求。明末清初佛学界注重经典阅读与源流辨析的修学方式，与钱谦益“反经”的文学改革观亦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钱谦益 六根互用 华严法界观 正本清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2-0118-06

谈论明末清初的佛教史，钱谦益是一个不能绕过的名字。他虽不是出家人，但与佛教因缘颇深。晚明东南地区佛教颇为兴盛，钱谦益便出生于一个具有佛教信仰传统的家庭，自幼接触到佛法与僧人。成年后，又与当时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如紫柏真可、云栖株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雪浪洪恩、苍雪读彻等，保持着或师或友的良好关系。晚年世事的巨变，内心的悲苦，使他对佛法义理有了更为真切的体认。关于钱谦益与佛教界人士的具体交往，台湾学者连瑞枝在《钱谦益的佛教生涯与理念》<sup>①</sup>一文中已有详细考证。钱谦益的佛学思想，在连瑞枝文以及孙之梅、王琳《钱谦益的佛学思想》<sup>②</sup>中亦有论述。本文拟选取一个侧面，即钱谦益佛学思想与其文学理念之间的联系，来窥测牧斋老人的佛学修为，以及佛学对他的文学造境的影响。

### 一、“鼻观”说与“六根互用”

在《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中，钱谦益借  
118

一位“隐者”之口，发出了“鼻观”的议论：

夫诗也者，疏淪神明，淘汰秽浊，天地间之香气也。目以色为食，鼻以香为食。今子之观诗以目，青黄赤白，烟云尘雾之色，杂陈于吾前，目之用有时而穷，而其香与否，目固不得而嗅之也。吾废目而用鼻，不以视而以嗅。诗之品第，略与香等。或上妙，或下中，或斫锯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嗅映香，触鼻即了。而声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兼举，此观诗方便法也。<sup>③</sup>

“鼻观”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苏轼的《和黄鲁直烧香二首》：“四句烧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据周裕锴

① 《中华佛学学报》1994年第7期。

② 《佛学研究》1996年第5期。

③ 钱谦益：《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牧斋有学集》卷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7~1569页。

教授的考证，此处“鼻观”的说法受到了《楞严经》中“六根互用”的身体哲学的影响。<sup>①</sup> 钱谦益的“鼻观”说，也与《楞严经》中独特的认识论有关。

《楞严经》是对钱谦益影响甚大的一部佛经。他18岁时曾夜梦佛祖授《楞严》，晚年又著有《首楞严蒙抄》，对这部号称“性相总要”、“成佛正印”的经典非常熟悉。而对“目视”的怀疑、对“六根互用”的阐释，恰是《楞严经》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此经开首，佛祖引导阿难“征心”、“辨见”，即着重宣说了目见之“色”的虚妄，指出凡人所看到的“种种相”，只不过是眼根与色尘因缘聚合的幻象，并非真实的世界本体。此经卷3、卷4，进一步指出，世间种种虚妄因缘，来源于“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与“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外界环境的接触。一方面，“六为贼媒，自劫家宝”，正是“六根”的存在使得凡俗之人为世间因缘所缠缚，认识不到自己清静的本心以及世界的清明本体。但另一方面，“根尘同源，缚脱无二”，“六根”又是通向智慧菩提的途径。认识本来心体的方法，就是从六根以及六识、六尘这“十八界”中随意择取一门悟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净”。为何择取一门悟入即可？因为“是根非一非六”，六根本质皆为对外界的颠倒妄想，只不过外在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如果能悟得其中一根之虚妄，便可随之而得其它五根亦为虚妄之理，也即“随拔一根，脱粘内伏；……诸余五粘，应拔圆脱。”在此种悟得六根本质皆为虚妄的心理状态下，六根便可以实现“互相为用”，如此经卷3所言：“今此（楞严）会中，阿难律陀，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菟伽神女，非鼻闻香；乔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如此会中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这便是“六根互用”的典范境界。

“鼻观”在《楞严经》中，是成佛的重要法门，此经卷5记述，香严童子“见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由是意

销，发明无漏”。香严由“观香”而得无漏智，由鼻根清净而最终达致六根清净。钱谦益描述诗文鉴赏的“鼻观”法时也说：“香严言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非此观也耶？”<sup>②</sup> 又说：“少陵之诗曰：‘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韦左司曰：‘燕寝凝清香。’之二公者，于香严之观，其几矣乎？”可见他的“以鼻观诗”，与佛家修行法中的“观香”，都建立在“心清”的特殊心理状态之上，是一种“六根互用”之法。他又提到“盗香”的典故：“昔比丘池边经行，闻莲花香，鼻受心著。池神呵曰：‘汝何以舍林中禅净，而偷我香？’”流连于世间之“香”而忽略心体之“禅净”的修行者，只能算是“香”之盗贼。同理，在文界“偷科句为盗贼”者，“应以盗香结罪”。因此，“鼻观”法优于“目视”之处，就在于鉴赏者拥有“六根互用”之时明净无碍的心灵境界，能够更好地摆脱字词句法的干扰，体味文字的精神气质、内在之“香”，从而得出与诗文本来面目更为贴近的理解。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虚静”之说，如《老子》中的“涤除玄览”，《庄子》中的“心斋”、“坐忘”，都认为在“虚静”状态下，人可以“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不用感官而纯以心灵去感知外物。这与“鼻观”法中“心清”的状态，实有相同之处。又有“通感”之说，《列子·黄帝》中描述心无所念的状态为“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通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于干壳”。钱钟书先生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的修辞方法称为“通感”。“以鼻代目”，亦有“通感”意味。但与“虚静”、“通感”不同，“鼻观”说的提出，主要受

① 周裕锴：《诗中有画：六根互用与出位之思——略论〈楞严经〉对宋人审美观念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② 钱谦益：《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牧斋有学集》卷48，第1568页；钱钟书：《通感》，《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2~76页；又见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2~486页。

到佛家“六根互用”理论的启发,强调由“一根”入手,到达“六根”明澈清静的状态;又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不仅呼唤起时人对流行的评诗标准、对昏昏之“目”的警惕,而且借用佛教特殊的认识论,对诗文鉴赏的主体条件做出了新的规定,可以说是佛学思想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一个有趣之例。

## 二、“平”、“淡”之文与 华严法界观

在《读苏长公文》中,钱谦益提到苏轼文章创作与《华严经》的关系:

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序,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性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文而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又何自而窥其深浅,议其工拙乎?①

在钱谦益看来,苏轼流畅奔涌的文风,得益于对《华严经》经文本身及华严“法界”观的理解。《华严经》经文繁复华美,气象宏阔,依《华严经》立教的华严宗,视世界的本原面目为“一真法界”,此“一真法界”又包含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四个不同层面。其中“事事无碍法界”中,不仅世间万物与真如理体互融无碍,而且每一世间法都可作为其他一切法之缘(即起因),其他一切法也可作为此法之缘;每一法都是一个独立自足个体,但又与其他一切法圆满相融。这种“事事无碍”的法界景观,正如台湾学者邓克铭所言,是对证悟之理境的一种形象描绘,“其所欲传达者似为一种完全自由之意境,所谓佛或解脱者、成就者之心境以及其所处之时地、所接触之任何对象,均是一种广大自由的状态。”②

120

而对心灵广大自由状态的追求、表达与探讨,正是文学的主要命题之一,因此历代喜好佛禅的文人多重视《华严》,苏轼对此经也十分感兴趣,曾写有“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的诗句。华严法界观对苏轼的人生观念有着重大影响,如其《前赤壁赋》中“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便蕴含着华严法界理论中的时空、物我并存无碍而又相互交融的思想。但华严思想对苏轼文风的潜在影响,苏轼本人则没有说明。钱谦益却在苏轼的史传文字中体会到了苏轼文字的“事事无碍法界”。万法的“互遍相资”、“俱存无碍”,对应到文字法,就是文章事理的丰富、连贯,词句的前后呼应,流畅通顺;世法与理体的“体用双融”,对应到文字法,就是文章词句与事理的紧密融合,行文的开阖自如,随心所欲。钱谦益所言读苏文的感受“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与苏轼《自评文》中“吾为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论述,是相一致的。

钱谦益对苏文与华严法界思想相通处的敏锐感受与真心倾赏,其深层原因,在于华严法界观与钱氏自己的文风理想有着某种共鸣。钱谦益曾提出文章的“真”“伪”之别:

文章途辙,千途万方,符印古今、浩劫不变者,唯真与伪二者而已。……真文必淡,而陈羹醴酒、酸薄腐败者亦曰淡。真文必质,而磐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质。真文必简,而断丝折线、尺幅窘窄者亦曰简。真文必平,而涔蹄牛踪、行潦迂余者亦曰平。真文必变,而飞头歧尾、乳目脐口者亦曰变。③

① 钱谦益:《读苏长公文》,《牧斋初学集》卷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6页。

② 邓克铭:《华严思想之心与法界》,天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0页。

③ 钱谦益:《复李叔则书》,《牧斋有学集》卷39,第1345页。

“真文”的“平”、“淡”、“简”、“质”，不是“行潦迂余”的冗缓，不是“磐木焦桐”的枯寂，亦不是“陈羹醴酒”般寡淡无物，而是“风行水决、英气勃发”<sup>①</sup>的、与“变”结合在一起的、包藏着奔腾万象的厚重平实。

这一关于“真文”的意见并非无谓而发。明末文坛，复古派对秦汉文的字规句摹、亦步亦趋已引起普遍的反响，但弃秦汉而学唐宋，又容易产生新的浮华空疏的弊病。在《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中，钱谦益即表达了对此的忧虑：“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谷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先生独深知而自得之。……轻材小生，謏闻目学，易其文从字顺，妄为可以几及，……则先生之志益荒矣。”<sup>②</sup> 归文以平实委曲见长，而钱谦益却特别指出其中的深厚学养，认为世人所称赏的“文从字顺”，并不是归文的精髓。并且指出，归文的成就，与其对内典的研习有关：“先生儒者，曾尽读五千四十八卷之经藏，精求第一义谛，至欲尽废其书”。大乘佛教的“第一义谛”即“真如”理体，是一种既离万相，又不离万相，既泯除万虑，空明清澈，又万象映现，生气充盈的存在。归氏文风的平实与生动并存，正与“真如”的品质有相似处。

联系他对苏轼文章的评价来看，苏轼畅达而又内涵丰富、生气蓬勃的文章可谓真文之典范。而苏轼所得益的华严法界观念，正是对“真如”理体的一种精妙阐释。因此可以说，钱谦益对“平”、“淡”之文的提倡，与他对佛家“真如”理论，包括对“真如”自由圆满状态的阐释——华严法界观的体悟有着内在的相通处，反映了他“援释入文”以提升文章品质的设想。

### 三、正本清源：钱谦益佛教改革观与文学变革思路的相似性

晚明佛教界内部，最大的弊病是义学不振、戒行不修、狂禅盛行、宗风衰微。<sup>③</sup> 钱谦益在

《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中对此情形进行描述说：“一庵院便有一尊祖师，一祖师便刻一部语录。吟诗作偈，拈斤播两，盲聋暗哑，互相赞叹。架大屋，养闲汉。展转牵动，慧命断绝，同陷于泥犁狱中，披毛戴角，宿业未艾，良可悯也。”<sup>④</sup> 他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当务之急是“反经”：“今欲折伏魔外，必先昌明正法。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匿矣。’”<sup>⑤</sup> 这与他师长辈的紫柏真可重视“文字般若”、云栖株宏“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楷模”的用意相似，即是要通过对经典的研习来坚定正信，在纷杂的流派、学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得出合乎教义而又经过自心亲证的见解。在这方面，钱谦益可谓身体力行。他的文集中载有多封与当时佛教界人士讨论佛学义理的书信，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出，他对《金刚》、《楞严》、《华严》、《法华》、《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等重要佛教经典以及历代关于他们的注疏都有过研究。入清后，他还以“残年老眼”，克服种种困难，撰成《般若心经略疏小钞》与《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两部注释经典的著作。他自言这两部“疏钞”，除对词句意义进行阐释外，还十分注重对“古人师承宗旨”的辨析，以求达到对经典义理的全面、深入的理解。<sup>⑥</sup>

“反经”之外，钱谦益还特别关注对佛门特别是禅宗的传承统绪的重新整理。公认的禅门权威史书《五灯会元》只记录到南宋末，因此明末不少人发愿续修《传灯》，以对抗当时禅宗内部关于师承统绪的不当记载。其中包括与钱谦益有着师徒之谊的紫柏真可与憨山德

① 钱谦益：《顾端文公文集序》，《牧斋初学集》卷30，第901页。

② 钱谦益：《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牧斋有学集》卷16，第730页。

③ 参见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0页。

④ 钱谦益：《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牧斋初学集》卷81，第1732页。

⑤ 钱谦益：《复邛中乾老》，《牧斋有学集》卷40，第1374页。

⑥ 钱谦益：《寄内衡法师书》，《牧斋有学集》卷40，第1379~1381页。

清。钱谦益也在与友人书信中多次提及续修《传灯》的工作，认为修《传灯》的意义在于昌明正学，平息宗门内部之争：“今世魔外交作，狂瞽横行，宗师如林，付拂如苇，如公所云校正五家宗派，判定一书，作录以继《传灯》，作传以继《僧宝》，使纲宗决定，眼目分明，一切僭窃裨贩，无所忌惮之徒，如坚冰之人沸汤，不日消殒。则永明之教，再见于斯世，诸佛正法眼藏，不忧沉没无日月墨穴世界中矣。”<sup>①</sup>认为《传灯》的撰写可以为修行方法、标准都十分混乱的佛教界树立准则。又指出，《传灯录》的入选范围不应只局限于禅宗内部。明末一方面狂禅流行，另一方面许多习禅之人得不到禅师印证，无法进入禅门正式谱系。紫柏、憨山便都属于这种状况。钱谦益认为，在众人“艳禅门而薄宗教”的情势下，狭隘的宗门观有失偏颇，真正得道的修净土、讲义学的学人，要比那些徒慕禅名，只会看两句枯禅或棒喝几声，实则对禅之指归、证悟境界茫然无知的禅门中人更接近“禅”的本旨，“收其不禅而禅者，正以拒其禅而不禅者。”<sup>②</sup>可见钱谦益重建宗门历史的目的，亦是要凸现被原有的不恰当的历史记载所埋没的宗教本旨，建立一种合乎“原旨”的新的佛学。

与佛教界相类似，明末文坛同样存在着正学不明、源流不辨的状况。一方面，复古派的影响依然很大，“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观性极强的“复古”，使得古学传统的真正面目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受心学思想的影响，对个人“性灵”的提倡成为新的风潮，而对个体独创能力的过分强调，容易带来学者对创作传统的漠视与无知。对这两种文坛主流取向，钱谦益均持反对态度，认为“七子”之流不分真伪、不辨源流的“俗学”，直接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家为总粹，人集大成，数行之内，苞孕古今。只句之中，牢笼风雅”，<sup>③</sup>千篇一律，缺乏个人特色；而公安派末流师心自用、目中无人的“自是”，又带来了文学创作、评赏中“樵史则焮、寿、庐陵折抑为皂隶，评诗则李、杜、长吉鞭挞如群儿”的盲目打击古

人<sup>④</sup>自大狂妄的风气。他对此开出的药方，也是“反经”：“今诚欲挽回风气，甄别流品，独撑孤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吾之于经学，果能穷理析义、疏通证明，如郑、孔否？吾之于史学，果能发凡起例、文直事核如迁、固否？吾之为文，果能文从字顺、规摹韩、柳，不循规矩，不流剽贼否？吾之为诗，果能缘情绮靡，轩翥《风》《雅》，不沿浮声、不堕鬼窟否？”<sup>⑤</sup>由这份“反经”名单可看出，首先，钱谦益所要“反”的经典，不仅有纯粹的诗文作品，还包括经学、史学的典范著作。其次，他所选择的诗文经典，是《史记》、《汉书》、唐代古文与《诗经》、汉魏六朝诗赋。这与当时文坛上的“七子”派、“唐宋派”、“六朝派”所崇奉的文学典范都不尽相同。在文章学方面，他推崇前代史学著作，曾回顾自己的学文经历是先读欧阳公《五代史记》，“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后来读《史记》、《汉书》，“深悉其异同曲折，前此皆茫如也”。老来重读《左传》、《国语》，“划然眼开，始知七十年来，读书皆沉埋霾雾中，乃今心朗目舒，自具手眼。”<sup>⑥</sup>钱谦益的诗文气势宏大，在当时独树一帜，虽有驳杂之嫌，却无纤巧、板滞之病，不得不说是得益于史著的宏大规模、曲折丰富的内容与笔法。在诗学上，他将目光直接回溯到《诗》之源头，对汉魏唐宋各家，也持“转益多师是我师”的态度。因此可以说，钱谦益的“反经”，一方面，注重学问本原的探寻，另一方面，强调对传统的全面继承，避免了竟陵派之流对“古人真诗”的狭窄理解之误。

“反经”又和“体源”的辨别联系在一起。钱谦益曾以佛典中的“多乳”为喻，来

① 钱谦益：《答觉浪和尚》，《牧斋有学集》卷40，第1376页。

② 钱谦益：《题佛海上人卷·又题》，《牧斋有学集》卷86，第1809页。

③ 钱谦益：《答徐巨源书》，《牧斋有学集》卷83，第1313页。

④ 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牧斋有学集》卷39，第1348页。

⑤ 钱谦益：《鼓吹新编序》，《牧斋有学集》卷15，第711页。

⑥ 钱谦益：《爱琴馆评选诗序》，《牧斋有学集》卷15，第713页。

说明根源性经典与后继之作之间的关系：诗之源头《三百篇》，好比牧牛女初得之乳，《三百篇》以下之诗，好比倒卖到各处的掺水之乳。好的尝乳者，须对乳中掺水量的多少有精准的判断，才能避免为“牧牛之女”所讯。学诗之人，也应明晓各家诗作对经典所确立的审美原则的运用与拓展程度，才谈得上对经典的真正理解。因此辨别“体源”，是认识、重建文学传统的重要工作。而《列朝诗集》的编撰，可以看作是钱谦益“别裁伪体”的具体实践，在为各位诗人所作“小传”中，除了生平史料的纪录，还有对其诗作特点、源流派别的分析评判，力图通过“追源溯流”，表达编者“言志永言，有物有则，宣导性情，陶写物变”，以《风》、《雅》为依归的诗学理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晚明佛教界与文界的重要人物，面对这一时期佛界、文坛相类似的经典缺失、流派纷争的状况，钱谦益提出了思路相似的“正本清源”的改革方案。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曾提及明末儒释两家在学术转向上的相似性：“明季心学盛而考证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摄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sup>①</sup>钱谦益佛学改革方法与文

学革新方案在思维方式上的相通，亦可作为明末世间、世外之学“同时丕变”的一个补充证明。

### [导师党圣元教授点评]

本文选题新颖，关注到了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乃至明、清诗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又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而细致地了解 and 把握明、清诗学思想生成和嬗变中的一些环节，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就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这一范围而言，该文具有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乃至空白的意义。论文论点突出，文献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理论性强，表述清晰，结构合理，是一篇相当具有学术功力的学术论文，特此推荐。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2006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 光

①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3 页。

## On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upon Qian Qianyi's Literary Theory Shi Yahui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an Qianyi's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and his thinking on the literature. It discusses that the idea of "substitution of one organ for another" in Surangama Sutra laid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Qian Qianyi's distinctive thoughts on the appreciating; the Hua-Yen school's ideas of Dharmadhātu influenced Qian Qianyi's esteem for the grand and smooth style of writing; the attention to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religious doctrines in the Buddhist circles inspired Qian Qianyi's literary reform which focused on learning from literary scriptures an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poetry.

**Key words:** Qian Qianyi; substitution of one organ for another; Hua-Yen school's ideas of Dharmadhātu; clarify matters and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things